ワ 4
6641
29

經讀會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教習庶吉士 太湖黃統忠副總裁前史總裁秦蕙田學

變禮四

喪不助祭 喪祭可與附

會子問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 注問己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 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疏言身有緦服尚不得祭己家宗廟何得助他人祭乎熊氏謂身有緦服不得自爲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則士爲妾有子及大夫爲貴妾是同宮緦者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適子死既練乃祭適孫適婦死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張氏曰相識有喪服謂有所識注相識有祭而己有服竊恐語意不倫不敢從

會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注謂新除喪服也 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 疏此一節論注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疾也 以擯相可也 大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言己新說喪服可以與他人在殯饋奠之事不問可以與於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己新說喪服吉祭決其不可饋奠是凶事疑

木下中也氏寄贈
91-0806

得助奠故
問之也
吳澄曰曾子既知有服之人不分重輕皆不可爲人祭矣遂疑新除喪服之後或可與人饋奠孔子亦以爲不可而但許其可以擯相謂之可也者略許之而不深許之則不若并擯相亦不爲之爲得孔疏以廢喪爲大祥除服是專主斬衰重服而言然凡喪服皆謂之衰則說衰云者疑是兼重輕之服言也今詳酌人情禮義總功之喪除服後踰月可與人祭齊斬之喪則須自己行吉祭畢乃可爲人執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注吉凶不可以同處○疏卿大夫將爲尸也受宿齊戒而門內有齊衰之喪且出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所以出於公館者以祭是吉吉凶不可同處也

陳澔曰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雜記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 注次於異宮君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后哭不敢專己於君命也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注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若諸父昆弟姑姊妹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

黃氏曰抄將與祭聞父母喪猶卒祭謂君命嚴而祭事重也然人子之情當何如雖堅忍其痛而不哭果能一其將事之誠否邪漢儒傳聞古說幸於今無用闕疑可也

陳澔曰視濯監視祭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于異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候告者反而後哭不敢專也哭則不與祭也

黃叔暘曰此章記助祭遭喪之禮其前一節當爲疑經禮大夫死雖當祭必告豈以既濯之故而猶使其子與祭者苟從此禮則是君不以孝處其臣臣不以孝視其親而人道絕矣

乾學案視濯乃祭前一日之事當此時而遭親喪五內崩裂自以親喪爲急豈有從容晏處別室至次日祭畢而後釋服奔喪之禮乎此事之大不近人情者恐非先王之禮也且

身爲祭主而遭喪尚當廢祭況與祭者乎若爲尸受宿而有齊衰內喪則情事與此不同蓋爲尸則止己一人非與祭者比齊衰則哀痛稍輕非父母之喪比故可以輟哀從事也若此所云則拂逆人情之至者不敢以載於禮經而輕信之也

通典東晉成帝咸康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虞潭有嗣子喪既葬依令文行喪三十日至十二月十日公除其日祫祭宗廟潭與焉潭自爲論曰予身受公除歲終大祫至敬兼興如當遂闕心所不安故諮之有議難曰禮素衣芻席不入廟門不以干神明之位緦服雖輕脫服而祭況嗣子當承祚者乎答曰高宗三年諒闇今則不爾帝王既葬縞素躬親宗廟之獻不以喪遂闕者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且吉祭廷有金石鏗鏘之和今去凶制而奉烝嘗干戚戢而不振愼終之情不違隨時之義亦通也

唐律疏議諸廟享知有緦麻以上喪遣充執事者笞五十陪從者笞三十主司不知勿論有喪不自言者罪亦如之其祭天地社稷則不禁

疏議曰廟享爲吉事左傳曰吉禘于莊公其有緦麻以上慘不得預其事若知有緦麻以上喪遣充執事者主司笞五十雖不執事遣陪從者主司笞三十若主司不知前人有喪者勿論即有喪不自言而冒充執事及陪從者亦如之其祭天地社稷不禁者禮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不避有慘故云則不禁

諸大祀在散齋而弔喪問疾者笞五十致齋者加一等
疏議曰大祀散齋四日並不得弔喪違者笞五十中
小祀犯者遞減二等
開元禮凡散齋有大功以上喪致齋有周以上喪並聽
赴即居緦麻以上喪者不得預宗廟之事○凡大祀散
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
二日致齋一日散齋之日晝理事如舊夜宿止於家正
寢不得弔喪問疾致齋之日百事俱絕
唐會要德宗貞元六年正月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
赴宗廟之祭初御史監祭者以開元禮凡有緦麻以上
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告以奏差祭官有私喪者於是
吏部奏曰準禮諸侯絕周大夫絕緦者所以殺旁親不
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緦不祭者謂同宮未葬欲人之吉
凶不相瀆也魏晉以降變而從權緦以上喪服內衣衰
謂之喪服假滿即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
可故江右虞潭殷仲堪並云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故
其時公除者則行公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春
秋之義也今國家行公除之令既已即吉於祭無妨私
家之祭則無廢者公家之祭則猶禁之是有司限文進
退維谷若以服為禁即懼虧祭禮若以例奏差則懼違
令文先王立禮所以進人為善也立法所以禁人為非
也彼公除者人君思親莫不欲祭使子得祭其父孝莫
大焉臣得祭其君義莫重焉苟祭而不許是禁人為善
也苟私祭不禁則公祭無嫌是則垂之空文不若行其
變禮今請申明舊令使行之可守凡有黲服既葬公除
及聞哀假滿者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

除者請依前禁之庶輕重有倫以一王法從之
宋史禮志仁宗景祐二年禮儀使上言曰天聖五年太常禮院言自來宗廟祠祭皆宰臣參知政事行事每有服制旋復改差多致妨闕檢唐會要貞元六年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監察御史以禮有緦麻以上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詰之吏部奏準禮諸侯絕周大夫絕緦者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緦不祭者謂同宮未葬欲人吉凶不相瀆也魏晉以降變而從權緦以上喪服假滿卽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於祭無妨乞令凡有黲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許吉服赴祭同宮未葬雖公除依前禁之詔從之又王涇郊祀錄緦麻以上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吉凶不相干也貞元吏部奏請得許權改吉服以從

宗廟之祭此一時之事非舊典也今本院看詳律稱如有緦麻以上喪遭充掌事者笞五十此唐初所定吏部啟請皆援引典故奉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後雖王涇著郊祀錄是一時之事非舊典也又別無詔敕改更是以歷代止依貞元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官請依郊祀錄緦麻以上喪不預宗廟之祭今詳貞元起請證據分明王涇所說別無典故望自今後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免致廢闕
慶歷七年禮官邵必上言曰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喪而輒與國家大祭者今但不許入宗廟至於南郊壇景靈宮皆許行事案唐吏部所請黲服既葬公除者謂周以下也前後相承誤爲三年之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又據律文諸廟享有緦麻以上喪不許執事祭天地

社稷不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詳經典意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也是指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也兼律非謂臣下有父母喪而得從天子祭天地社稷之祭文所以不禁者亦止謂緦麻以上周以下故也南郊太廟俱爲吉祀奉承之意無容異禮今居父母喪不得入太廟至南郊則爲愈重朝廷每因大禮侍祠之官普有霑賚使居喪之人得預是事是不欲慶澤之行有所不被奈何以小惠而傷大禮近歲兩制以上竝許終喪惟於武臣尚仍舊制是亦取古之墨衰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於郊祀吉禮則爲不可下禮院議曰郊祀大禮國之重事百司聯職僅取濟集若居喪被起之官悉不與事則或有妨闕但不以慘黷之容接於祭次則亦可行請依太常新禮宗室及文武官有遭喪被起及卒哭赴朝參者遇大朝會聽不入若緣郊廟大禮唯不入宗廟其郊壇景靈宮得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行事詔可明律文郊祀齋戒百官已受誓戒而弔喪問疾者罰俸一月其所司知百官有緦麻以上喪遣充執事及令陪祀者罪同不知者不坐若有喪不自言者罪亦如之

乾學案唐律百官有喪服者唯不陪宗廟之祭而郊祀則否蓋本祭天越紼之意也但越紼指主祭者而言陪祀則廷臣甚眾何至遣及有服之人乎明律并郊祀亦不與此其勝於唐者一也唐律遣有喪者與祭及有喪而不自言者俱笞五十夫彼皆朝之大臣也豈有加笞之理此爲虛設不用之刑非可以爲

制也奚若明律罰俸之爲善乎此其勝於唐
者二也後世立法實有度越前王者此類是
也

嘉靖時禮部侍郎霍韜奏疏臣謹案律例凡祭祀緦麻
以上喪皆不與致其潔也再案古禮期服諸侯絕大夫
降夫古之諸侯今之守令也諸侯無期服公卿可知也
然律例云緦麻以上皆不與又若通上下言之何也臣
等竊詳禮意古者諸侯世國其於族屬有君道焉故絕
期服禮也今之臣僚在位則爲公卿釋位則有族屬謂
公卿釋位亦無期服非禮也當其居公卿之位也亦猶
古之諸侯也尊則統於天子位則列於帝臣乃云猶有
期服亦非禮也則凡臣僚五品已上皆無迴避期服之
禮可知也然律例緦麻已上皆迴避何也臣等竊詳律

意喪疾刑餘皆惡不潔也凡言疾者謂其身有之者也
凡言疾者謂其身有之者也身泣喪事雖同居無服凡
泣焉皆穢也況有緦麻之戚者乎故律例服不與祭爲
身親泣者言之也然則百官凡遇期功之訃私家爲位
致情禮焉當其爲位也有愴感焉迴避吉禮可也隨任
同居有期功之喪其輟公事致情禮焉當其輟公事也
有愴感焉迴避吉禮可也若踰旬月皆無容於避矣何
也尊則統於天子位則列爲帝臣擬古之諸侯不避期
服禮也臣等聞大功期服之訃已踰數月矣然而古禮
爲當尊也則駿奔之役不敢辭若曰常例亦宜式也則
服制之期猶未滿欽承聖眷復命臣等供事太廟臣等
若隨例具辭則上拂聖意且非古禮正中之極矩如不
深思禮制講而議之輒爾供役彼執律例而不通其義

者又將議臣等之爲戾也

乾學案明世議禮者無如霍韜之謬其論后喪則欲於易月之內不用凶服其論立後則痛詆司馬光諸人謂古無爲人後之禮至此則自比古諸侯欲以喪服助祭此皆顯然背經畔聖者也時議禮諸貴雖皆假經術以文姦言然無有如韜之甚者其顛倒謬妄誠名教中之罪人也

明世宗實錄嘉靖十三年孟冬享廟先期命侍郎顧鼎臣霍韜捧主會鼎臣韜皆有期功之服上言臣等考之古禮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今之公卿卽古之諸侯而猶有期制非禮也若律言緦麻以上皆不與祭者謂其身涖之者也而百官聞期功之訃不過私家爲位及踰旬月則無容於避矣上曰所言亦當但不以私妨公可也然須分別輕重令禮官考議以聞於是尚書夏言奏封建法廢世無諸侯久矣古之諸侯建邦啟土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者能以君道自處而臣其伯叔兄弟乎又曰在位則爲公卿釋位乃爲族屬不知人情之所由生也豈以在位釋位爲有隆殺哉夫喪服哀有淺深故服有輕重定之三月以哀不能忘於期年也而祭祀吉禮所以致敬於神明若情未忘哀則不能專誠於祭故不與也今以其不身涖喪與夫時之過者皆無可避臣未之前聞也禮曰小功緦麻執事不與禮言小功緦麻但可執事至饋奠之禮重則不敢與也今二臣所服之喪非小功緦麻皆服之重者

也太廟捧主又禮之重者也以服之重而與夫禮之重者是得謂之知禮乎臣等職司典禮敢不據經守正以嚴黷踰之防若苟徇二臣之請以滅先王彝憲且使之得罪名教傳笑後世臣等與有責矣疏入詔鼎臣韜迴避以侍郎黃宗明林廷楫代之且令自後廟享前五日太常寺卽奏捧主官十餘人以請

霍韜集韜爲南京禮部尚書移咨禮部爲廟成奉安儀禮事南京戶部咨準本部右侍郎袁宗儒咨稱弟故制服有礙齋捧緣由查得大明律只有刑名喪疾不許陪祀其餘如正旦冬至聖節皆無私服迴避之例先年禮部尚書夏言有適子之喪不迴避太廟之禮吏部左侍郎顧鼎臣有期功之喪奉命捧主不敢迴避蓋尊在朝庭不敢以私服迴避也又查得魏國公徐有繼母王氏喪乞敕相應官員代主祀行禮該禮部議合候王氏發引事畢仍舊主行祀禮奉聖旨是欽此夫三年之喪服重也孝陵主祀禮至重至潔且嚴者也魏國不得以重服迴避尊在朝廷也三年之服且不避則期服可知也今文武百官遇聖節吉禮未聞以私服不稱賀者禮部尚書如遇私服亦未聞不宣表者古者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今之卿大夫卽古諸侯也如列職皇朝又行私服以避公事是貳尊也今戶部右侍郎袁宗儒兵部右侍郎蘇民刑部右侍郎王爌大理寺卿王潮皆稱有服室礙捧表本部難擅定擬合通咨前去會議煩查律例典禮應否迴避明白咨示施行免致兩誤

世宗實錄嘉靖十四年十月朔祫祭駙馬都尉謝詔例奉命捧主及山陵行禮詔請於上宗廟以有事爲榮臣

敢不遵命以盡微誠但臣父喪服凡一應祭祀俱不該與況祀典甚重理當迴避伏乞欽命另遣大臣一員至期捧主一員山陵行禮容臣迴避庶臨期不至誤事上曰禮部看了來說時尚書夏言奏曰宗廟捧主陪祀凡有期功以上喪者例當迴避今謝詔乃三年之喪比於期功之服較重但駙馬都尉係武臣例不守制一切朝參供事如故與文職不同其遣祭陵寢非比宗廟吉禮不當迴避其捧主行禮合準辭奉旨是捧主著大學士費宏代

南京禮部尚書霍韜上言弘治二年本部尚書黎淳奏稱慶賀差官臨當差委之時議論紛紜誠恐臨時有誤乞敕該部立為定例禮部題覆今後進表務要照舊挨次實輪如遇衙門缺官待後有官之日仍令補差務令

均平奉孝宗皇帝聖旨準議欽此嘉靖十六年正月初六日賀九廟禮成輪該戶部右侍郎袁宗儒捧表本官咨稱有服次該兵部右侍郎蘇民亦稱有服又該刑部右侍郎王爌亦稱有服又次該大理寺卿王潮亦稱有服臣忝禮官凡賀表雖臣職惟六部九卿同品聯職臣豈能擅擬而强之行也乃案律例移咨九卿會議咨曰查得大明律只有刑名喪疾不許陪祀若正旦冬至聖節皆無私服迴避之例往年禮部尚書夏言有子弟兩喪不迴避郊廟之禮吏部左侍郎顧鼎臣有大功之服奉命捧主不敢迴避禮部尚書未聞拘於私服不宣賀表尊在朝廷不敢以私服避也今戶部右侍郎袁宗儒等皆稱有服室礙捧表本部擅難定擬合通咨會議兵部尚書王軏議曰九卿衙門輪進表箋自有定規難以

卑幼私嫌妨尊上大體署工部事兵部右侍郎蘇民議曰輪進表箋九卿衙門舊有定規前此官員豈無期功之服俱以事尊朝廷不敢更顧私情刑部右侍郎王熺議曰齋捧表文與陪祀不同期功私服律例典禮竝無迴避大理寺卿王潮議曰捧表私服於禮無礙輪捧次序周而復始已是舊規都御史周用議曰自來大慶稱賀之禮不同祭祀迴避之文宜抑私情以從公義通政使司右通政馬汝驥議曰期服迴避律例原無該載署吏部事禮部右侍郎呂柟議曰各官俱無迴避之例戶部右侍郎袁宗儒見公議僉同乃遵例捧表本年二月初八日南京刑科給事中尹相等候陪文廟丁祭直與九卿對坐臣查會典給事中例宜旁坐具奏請旨定奪尹相等曰逼我旁坐屈辱我也遂誣臣强差侍郎袁宗儒進表臣惟侍郎袁宗儒之捧賀表也由臣强之與聖明在上自能洞察臣不敢辨且事理顯白舊例著明亦不俟臣贅解也惟是往年捧表循例輪差又不推難又不託故事例定故也自尹相等倡迴避之說諸臣自是得推難矣自是輪差捧表可諉曰家有期緦之服矣況族屬之眾期功之服誰則無之如曰私服可避公差誰不諉諸私服以高避難也臨期推託遂誤公事乞敕禮部查照律例期緦之服應否迴避公差再查禮部尚書侍郎有期緦之服應否捧宣賀表著為定禮永是遵守實聖明建中立極之矩也

附　徐問集與馬光祿溪田論郊祀齋次值忌祭書承示禮有當祭不告大夫之喪亦為正論但大夫名分

與開基太祖不同留都之齋與躬陪大祭有間吾輩似可權而行之昨所謂竝行不悖亦不得已之辭耳若以不可同日而行則陵上忌祭自當釐正不與可也既不可釐正而與矣而悽慘之心猶在又當姑從變禮終此一日以須翌日之齋若黲服在身卽吏吉服致其精誠則吾本體天理良心未有若是其異變而二三之者也所謂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恐於所引前禮未合麤識淺見不能無疑更煩精思一求至當歸一之論垂教是望○又復書云昨復書後又思熟事簡云皇祖忌辰臣子終身之喪只此二句已盡冒榮此公之學識其大本處無待生之多言也蓋終身之喪臨於一日自有天然而不能易者大祭在北而不在南忌喪至切而弗能已此正事禮緩急而吾人處事權衡之機也禮以喪而廢祭不以祭而廢喪故今兩京禮部遵行定式先期告示皆云喪不與祭尤宜據守未爲失也而況一日之間心無二用去此取彼是謂弗恆終一日之心則次日之齋猶在也次日之齋既在則所以奉若朝廷大祭之典致寅清精一之誠非所謂竝行而不悖者乎 時徐馬二人俱官南京

乾學案檀弓柳莊死衛獻公當祭聞告而往遂之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其曰禮當祭不告大夫之喪此非先王之禮明矣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謂父母也祖妣已不然況皇祖乎徐公二書所論禮愚未敢以爲確也

喪祭可與 附

曾子問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注饋奠在殯時也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注服齊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注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於其所爲服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注爲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齊衰者奠注服斬衰者亦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以下者不足則取於大功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反之注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於其所爲服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注爲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齊衰者奠注服斬衰者亦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以下者不足則取於大功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

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以與於他人之喪乎孔子答云若爲他人不以意得爲大功者饋奠以否故答云豈但爲大功者饋奠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孔子所論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爲他人故更問云若爲他人不以輕已喪服而重他人相爲饋奠乎孔子答云我之所言據所爲服者饋奠非此爲他人之謂也如主人不親奠又此文云士則朋友奠故知主人不親奠也士喪禮主人不親奠者案士喪禮主人不親奠又此文云士則朋友奠故知衰者不親奠此服斬衰謂大夫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齊衰其兄弟者以大夫之喪子及屬臣皆服斬衰今服齊衰唯兄弟耳故云其兄弟也殷奠謂月朔之奠以其行牲牢黍稷用人多也殷盛也以月朔之奠盛於常奠非半月之殷奠也以大差之天子斬衰者奠大夫用彘衰士則應先取大功今先取明友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爲奠大夫辟正君故遣兄弟奠士則位卑不嫌敵君故遣帶鄭云治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僚屬也加麻則朋友也

陳澔曰士用朋友奠人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

萬斯同曰孔疏謂孔子不悟曾子問意又謂曾子不悟孔子答旨則是至聖大賢一則憒然以問也其視聖賢爲如何人乎身有重服自無饋奠他人之理則曾子之初問原非問忘己之喪而助人之奠及孔子言斬衰以下與奠則爲此死者制服即爲此死者行奠曾子豈有不知者而謂其不悟答旨乎自孔氏爲是說吳幼清陳可大徐伯魯諸家皆因之吾未敢以爲然也漫書臆見以附於後古禮天子諸侯之喪用齊衰者行奠獨大功者皆不及曾子疑之恐其不可以與奠故問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言齊斬猶可何況大功事也今使大功者相爲饋奠諸侯大夫有喪之謂也天子諸侯大夫之喪本用齊斬之人唯士之喪而朋友不足始用大功之人所謂大子之答即曾子之意曾子之問即孔子之意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注祭謂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注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疏知祭謂虞卒哭時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以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閻若璩曰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喪祭自指不得卒哭吉祭鄭氏注明明與經文相悖從來不知

乾學案與於饋奠與於祭有喪而與於事也禮喪者不祭又言總不祭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夫死於宮中情至疏而總之爲服至輕猶爲之不祭況小功大功之喪而得與奠祭之事乎曾子所以不能無疑而於大功疑與奠小功疑與祭則又何也喪者不祭統言之耳自始死而大小斂殯而朝夕哭朝祖而遣而葬所皆不曰祭而曰奠不成祭凶事也自虞而卒哭升祔而祥禫則不曰奠而曰祭遷於吉矣故葬之日以虞易奠此奠與祭遷代之界也服之重者固不可與祭似亦未可與奠故疑於大功服之輕者即可與於奠似猶未可與祭故疑於小功而孔子一則曰自斬衰以下皆可再則曰自斬衰以下與祭故曾子於與奠則疑輕服而重相爲於與祭則疑輕喪而重祭孔子一斷之以禮而說始定疏謂曾子不解孔子之旨可也而謂孔子不解曾子之旨可乎合前後之問答而觀之義正相發又閻氏謂孔子明言天子諸侯之喪祭鄭氏指卒哭吉祭注與經悖而從來不知及案孔子之答一則曰天子諸侯之喪再則曰天子諸侯之喪以遞及乎大夫士云爾其下斬衰者奠則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同爲答辭是未可割裂句讀以訾鄭氏也

夫婦未昏服

曾子問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
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
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也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萬乾行曰齊斬而弔者義之重也既葬而除者恩之輕也
陳絳曰弔而未葬女則何居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死不可即墓而生可即其室乎弔而返服而待葬而除焉可也斯禮之正也
通典曰拜時而夫死服議晉鄭澄問弟女當適武留繇兒留去年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不知弟女當奔弔否若弔著何服范甯答曰禮曾子問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斬衰也謂既親拜舅甯當重於吉日耳鄭又問若拜舅為重於吉日應服斬誠如來告若拜旁親復云何昔荀啟拜時而卒庾家女不往弔不被譏何也再答曰三代殊制禮有因革意謂娶女有吉日理輕於拜舅復重於拜舅甯必有所據又陳仲欣拜時婦奔喪議曰夫拜時出於末代或恐歲有忌而吉日不辰有此變禮既無文於古及其損益故當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義旨亦宜以前事之得中者為後事之元龜輒尋今人拜時壻身發蒙交拜者往往長迎而盡婦人之禮案記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夙興沐浴質明見婦於舅姑則與拜而長迎然後婦禮乃備者兩相依準至於三月廟見鄭玄云以舅姑沒者耳若以三日擬三月施之二親沒則可若其親尚存豈容借言乃以眾人所行失禮之事反議許長迎而為非則是賤於準禮而貴於眾失可得然乎又記云娶女有吉日而死壻以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塗之女而夫父母沒布深衣以赴喪又記

云女未廟見而死雖不祔於皇姑而壻不杖歸葬於女氏示未成婦鄭玄云雖不備喪禮猶爲服齊衰依準古義無不赴哀之文若苟以今失爲是而以古禮先儒爲非人則未如之何夫拜時雖非古既女交拜亦敬慎重正但未見婦於姑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謂猶非定則女子可冒絳紗使他丈夫發而相見拜以爲壻輒可委去女子之分固若是乎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有舅姑之辭凡娶妻誠盡婦禮所以事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可致敬又未嘗則與拜時未敬舅姑事殊而理同豈聞今人以爲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婦入家發蒙交拜夫妻之禮定致敬舅姑爲婦之禮畢以明婦順耳情禮不相背故可推情以言禮凡人有喪猶或悽愴況已入夫門而不弔其哀乎若謂與古禮相準而合情者夫家尚中祥祥日可赴哀赴哀而情敬申矣仲欣又書曰庾揚州以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子之譏鄭忽是不爲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祭無其敬神心故曰誣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人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婦順今思禮傳所以同異而謬以拜時爲先配後祖未是尋書之意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禮不以爲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昏已交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昏未三日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昏未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例不得云異

宋史禮志眞宗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聘王顯孫

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禮制禮官言案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謂無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刑統依禮有三月廟見未有廟見就昏等三種之文妻竝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昏夫等惟不得違約改嫁自餘相犯竝同凡人今詳女合服斬於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擯卽除之

柴紹炳曰同里有宦女已字於某將成昏有期矣而感疾沒其從昆弟及子門益欲講於禮者因請曰某所親議欲令主人與壻同訃予應之曰惡有是哉案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婿稱齊衰而弔是有賓道焉若之何可與主人同訃也故女始死其訃於壻家也訃宜云寒門第幾女許適王宅不幸某年月日時以疾沒於內寢其赴三當之親則宜曰字某女云云自署期服生益女出嫁則降爲大功在室與子等或曰有年在殤之列者則服降否乎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冠笄成人之道也況昏有吉期尙何殤與降服之有

讀禮通考卷第一百五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纂修官前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變禮五

喪中冠子嫁子取婦 此備冠禮其昏嫁詳違禮條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嫁子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注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己大功卒哭後可爲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疏末謂卒哭之後己有大功之喪既卒哭可以冠子嫁子并可以取婦大功云身不云父小功云父不云身互相通取婦必在小功之末者以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爲也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以前文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恐己有小功於情爲重不得冠取故云己身雖有小功既卒哭明上云末者並卒哭後也若本服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冠嫁以本服是齊衰也若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申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尙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經文大功據己身

小功據其父令鄭同之謂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冠嫁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取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及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若從祖兄弟父爲之小功已亦爲之小功是父子其服同也若父有齊衰子有大功則不可若父有大功子有小功可以冠嫁未可以取婦必父子俱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是小功已在緦麻灼然合取可知必偕祭乃行者言爲諸吉禮必待祭訖乃行也下殤小功除喪而後可爲昏禮則未除喪不可爲昏禮經云小功則不可者唯謂昏也其冠嫁則可也

范祖禹曰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爲無服也以己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取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昏亦廢況小功乎○又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良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納室于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衰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昏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昏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大功之末可哭可冠取妻也二文誠爲相代尋此言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張載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大功之末云父大功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是已自冠取妻也

陸佃曰父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父祖母從祖祖姑是也大功之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小功未卒哭亦不可

賈氏曰抄末謂卒哭之後大功據身而言小功據父而言孔氏謂互相備必身與父俱是大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與身俱是小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與父俱是小功之末言之者取婦有酒食之會涉於歡樂也然小功之末雖可冠子嫁子取婦若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下殤之小功本齊衰重服以下殤而降在小功服降而情不降也范氏謂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不以衰服接弁冕也左氏傳晉侯有少姜之喪少姜貴妾緦耳叔向尚以衰絰辭齊昏是雖輕喪猶無昏姻之道此書或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非通例也

陳澔曰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爲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下言父小功之末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己身而言舊說父及己身俱在大功之末或小功之末恐亦未然下殤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取也

徐師曾曰小功既除下殤自可嫁取況父小功之末則己之子緦末矣亦何不可之有唯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尚有可疑意者嫁子輕於取婦故可爲耳

乾學案開元禮喪中嫁取條卽用雜記此段之文雖未必當時之果行然猶存餼羊之意至宋政和禮則竟不載矣世愈降而禮愈亡君子不能無升降之感焉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注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疏謂將欲加冠而值其喪則當成服之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因喪服而冠也既冠於次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既冠之後入於喪所哭而跳踊謂每節一哭而三踊如此者三凡爲九踊乃出就次所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者案處士正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冠矣

曾子問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注冠者謂賓及贊者

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疏加冠在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則廢外喪謂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不醴之徹饌而埽者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禮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潔更新乃卽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未及期日而有期功之喪則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不醴子者案士冠禮醴于之後始體賓恐此經云不醴是不醴賓故云不醴子也熊氏以卽位而哭謂在冠家卽位以文承徹饌而埽之下皇氏以爲卽喪家之位非也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今既有凶廢吉禮而因喪冠故云俱成人之服也

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除喪不改冠

賜服於斯亦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注酒爲醮冠禮醴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饗謂醴之也○疏曾子又問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引類苔之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太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巳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於此之時唯有冠之醮法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爲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吉冠也案士冠禮云若不醴則醮用酒是酌酒爲醮謂之醮者鄭注云酌而無酬酢曰醮皇氏云醴亦無酬酢而云酒無酬酢者以酒有酬酢爲常禮故無酬酢乃謂之爲醮禮重醮輕者士冠禮適子三加于阼乃醴於客位醴是古之酒故爲重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醮既用酒酒是後代之法故爲輕也醮之所以異於醴者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凡三醮也酌用酒尊賜也者謂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酬酢也不醴明爲不改冠者受賜服而來若其改而更冠應從適子之尊冠必酌醴以醴之今既不醴明不改冠也案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此云饗冠者前以冠者爲賓及贊也

卽是饗賓及贊也

方慤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禮所以行義而已故冠禮內喪則廢以其義有所屈故也外喪則冠以其義有所申故也然則雖冠而不醴以其變常而爲之殺也

徐師曾曰此章言冠禮遭喪之節而其事有三將行冠而聞齊衰大功之喪一也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二也父沒而冠三也然此當爲疑經夫外喪冠而不醴是矣卽於是徹埽地爲位而哭可乎且門外之喪甚近猶不可卽其家而況之乎冠者吉禮之始因喪服而冠不可也未及期有喪而廢可也況齊衰期年耳大小功九月五月耳待除而後冠未爲遲也何必因喪而冠乎冠禮三加而醮冠畢而醴若諸侯大夫服賜服不用三加安得有醮而無醴乎竊意三句有誤當云有冠醴無冠醮庶或可通蓋不論其禮之輕重求其實可也且三加彌尊安得謂醮輕乎

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

通典東晉臺符問脩復未畢吉凶不相干爲可加元服與不太常王彪之議禮雖有喪冠當是應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終便失應冠之年故也禮所以冠無定時月春夏不可便用秋冬若今歲內脩復未畢入新年卜仲春之日加元服不失年不失禮今便準喪冠闕饗樂而行事誠有倚傍然加衮冕火龍煥然以準喪儀情有不體若別有事必速加元服權諸輕重不須脩復畢者

便當準喪冠耳又議新年至尊當加元服今若依成帝故事用三元日者冠有金石之樂恐脩山陵未畢於樂便闕禮冠自卜日又云夏葛屨冬皮屨無定時不必三元也案晉故事及兩漢皆非三元當任時事之宜耳

大功小功未冠議晉傳純曰案雜記本文已在小功則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與本文不同何邪又要記不見已冠不知已冠當在何條賀循答曰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取道父爲子嫌但施於子不施於已故下言已雖小功著已與子亦同也俱同則大功之末已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應爾非爲與本文不同要記不見已冠直是文句脫耳○高崧問范汪曰案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於禮無可冠之文范汪答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此於子已爲無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疑與上章俱有末語特於下言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是爲小功卒哭皆得行冠取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爲父雖小功子服盡也大功許冠昏則小功便無所不可也高崧重問范汪曰下殤小功則不可而云小功之末可以冠昏何范汪答曰下殤小功此是周服之下殤不可以服輕而恩疏也或曰因喪而冠亦禮之明文何以復於大功小功喪中每言冠乎答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也於大功小功之末故可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行冠禮殊也或者問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案經大功之末雖云可以冠子嫁子不言

已可以冠而鄭氏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未解經
又云大功之末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末便是卒哭爲
非卒哭邪答曰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注又
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取妻者
冠而後取今既云冠嫁其子則於文不得復自著已冠
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取妻則大功亦可以得冠
冠輕昏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取以記
文不備故注兼明之注之有此比禮三月既葬卒哭於
小功則餘有二月是末也於大功則正三分之一便謂
之末意常以疑之然鄭氏注喪服經云喪葬之大事既
畢故謂之末邪重問曰省及申釋注意甚爲允也然猶
僕有所未了禮小功卒哭可以取者昏禮取婦之家三
日不舉樂明昏雖屬吉而有嗣親之感小功餘喪不重

祖考之思故可以取也大功可冠猶有疑焉夫吉禮將
事必先筮賓然後成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嫁其子者以
已大功之末於子則小功服已過半情降既殊日算浸
遠故子可以行吉事至於己身親有功布重制月數尚
近而便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禮於此稱情無乃薄邪
且非禮正文出自注義耳若有廣比想能明例以告之
答曰齊衰之喪則冠昏皆廢大功則廢昏而行冠冠吉
輕昏吉重故也冠吉輕故行之於大功之末昏吉重故
行之於小功之末但以大功末云可以昏子而自著以
冠之文不便賢者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取則大功
得自冠以身有功服月數尚近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
事今正以小功大功之末俱得行吉禮故施輕吉於重
末行重吉於輕餘重服不可以行重吉故許其輕者輕

服可以通重吉故因得行之若大功之冠則行吉冠之禮而反喪服若服在齊衰不得行吉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貴及不可踰時而齊衰之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開元禮因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入于次哭盡哀乃出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也次廬內

五禮精義云因喪冠而有賓爲禮不禮云如將冠子未及期月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鄭云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也當哭泣以隨成服之節則他禮可去之除喪遂無冠矣○又云若聞外喪冠而不醴字之否言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明三加之後餘禮盡廢則不字也○禮記云父沒而冠既冠埽地而祭於禰既祭而見伯父叔父

考曾子問祭不旅酬之事子云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不舉禮也今有因齊衰大功喪而冠者當準此禮也右三條見攷和禮御製冠禮

姚翼家規迎俗編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已身無重喪及齊衰之喪而不爲喪主且與喪主不同居者方可行之若齊衰喪主或與喪主同居必卒哭而後行案周制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家禮取必父母無期喪及大功既葬而後行恐立禁太嚴特斟酌如右古志又云齊衰之喪冠昏皆廢大功之喪則廢昏而行冠亦稍通融矣

王侯初喪襲爵

通典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適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案周禮天子公卿諸侯

吉服皆玄冕朱裏玄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玄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玄冠衰絰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王肅議尊者臨卑不制衰麻故爲之素服今康處三年喪在衰絰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案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尚書又奏案成王崩康王即位上宗奉同瑁王再拜三祭（案鄭玄曰即位必醴之者以神之以神之者以醴嘗成之也）贊曰饗（嘗成之者醴酒飲至商不入口三嘗乃徹庶羞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又禮始冠加爵亦皆禮之所以加崇以成其尊也又漢舊儀諸王適子嗣位受拜畢於門外使者既出拜送還升嘗醴訖又再拜正與康王即位事同古今相參事無違者王肅又議凡奉神祭祀則有受胙之爵嘉慶事則有醮醴之儀若君薨而太子即位孤之位無醮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臣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既大斂羣臣以冊書宣成王命以命康王是爲受顧命之戒非即位之事王從三宿三祭上宗曰饗而不嘗醴也此王者隨時之禮非常行之典不可以爲拜諸侯適子之儀襲爵之日乃孝子孝孫所以增哀戚之懷非禮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而使

者又既出謂之受神之醴復非饋奠之時案拜陳思王子志爲濟北王又與今異猶須王嚌醴畢然後使者出今據鄭玄說卽位醴之以成其禮猶愈於使者既出不設饋奠而獨嚌醴臣猶以爲非禮之喪今京師廷拜諸侯嗣子無事有嚌醴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而無冠醴此謂諸侯大夫以平吉受賜衣於天子太廟歸設祭於其廟服賜服而受冠醮之禮也可依此使者旣出公猶服命服設奠而告又禮小祥之祭然後嚌之此自告其廟非王命之所加如禮不嚌旣告反服卽位而哭旣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高堂隆議拜受儀案舊典天子遣使者齎玉璽冊命命諸侯嗣位之禮上卿爲使者嗣君遣上卿吉服迎於境自吉服勞於郊館宗[丙]致飧饔告期日受介於祖廟設喪主布几筵於戶牖之前命車設於庭西上安車駟馬皆在其車之東使者奉策服印綬加設板策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內史在右嗣君端委以入升自阼階西面立使者以皇帝命命冕內史贊之嗣君降於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命曰無下拜嗣君升成拜內史加詔板冊命於服上以東嗣君進而西迤受於兩楹間皆旋復位嗣君釋端委服降升成拜如初使者降出升車嗣君拜送於門外脩饗贈餞之禮使歸嗣君送至於境嗣君釋冕服素弁葛環衰絰移袂脩奠祭之禮告於殯宮訖乃釋弁絰反喪服此其大略也其他則同之

魏晉故事問博士濟北嗣子應襲封今有大喪爲故應遣使者拜不卞推答案春秋之義國有喪未葬不爲大

夫自非有故不得已皆須葬畢

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八年夏四月辛未上諭禮部尚書任亨泰曰秦王既沒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襲爵爾其集議以聞亨泰同翰林諸臣議漢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玄冠衰絰表服以承詔事訖反喪服卽位而哭既合於禮且協人情詔依服命服禮行之

神宗實錄萬歷三十一年六月丙戌朔先是遣太常寺少卿趙崇善行人陳石岳持節往江西封益府安義羅川二王使臣已行適益王訃至禮部言吉凶二禮並在一時原無事例在宗藩襲封者俱俟服闋請封此爲襲封子孫設耳若請封在先冊命已頒冊使已行而應封者尚有服制則君命爲重萬無俟服闋之理況二王受封 冊俱已鑄就今年月日

宇樣萬萬無銷毀改造之事二王之封正副使自當照常行禮一應接冊等儀悉如常不宜裁節以忝上命

乾學案喪服之中自不宜爵命王侯卞擁引國有喪未葬不爵大夫之義實正論也況後世之諸侯王無人民社稷之寄國有何事而須汲汲爵之乎魏之爵劉康明之爵秦世子固已失之於前至於神宗之爵安義羅川而禮官言銀冊已鑄今年月日不可改造是不過惜此區區小費耳夫爲朝廷惜此小費而反不爲朝廷惜此大禮禮官之見何其陋乎

隋書禮志五服之喪受冊及之職儀衞依常式唯鼓樂從而不作

唐百官志大功以上喪受冊澄官鼓吹從而不作

宋趙順孫論楊美人父喪不宜冊封略曰臣忽覩邸報御筆奉皇太后旨美人楊氏可進封淑妃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竊謂聖治以端宮闈爲本第美人乃寶章閣待制纘之女纘以六月初三日上遺表內批特贈四品曾未半月而進封之命下稽諸古典四妃秩視三公其未被受則有辭免之禮既被受則有正謝之禮服以褕翟飾以佩綬此皆禮之所不可闕者不用此非所以成禮用此非所以教孝禮君子不奪人之喪獨不念葛覃之情有蓼莪之感乎臣非謂國家冊妃之禮可緩也但父子至情自天子達於庶人孝無差等其於孝治昭明之朝而乃有此哉欲望聖慈謹風化之攸關體人情之不忍稍緩降制之旨俾妃德無慚亦毋使天下後世得以議聖朝之虧禮宗社幸甚疏入度宗遣中使宣諭欲以百日爲期順孫復奏以期年爲請

喪中受冊寶

宋史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樂而不作可也劉儀鳳獨上議曰謹案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爲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候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栗議

葬不以時

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疏論不得依常葬之禮賓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待三月葬竟而急設虞安神宜急也卒哭猶待三月奪於哀痛不忍急也

陸佃曰此不及期而葬不及期而葬報而後知之即及期有會而無報葬雖速猶須三月而後卒哭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注再祭練祥也

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祭又明月祥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已祥則除不禫○疏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而始葬既三年未葬尸柩尚存雖當練祥間不同時者練之與祥本是別年別月今雖三年之後不可同一時而祭當練祥之時而除喪云既祔明月練祭又明月祥祭則虞祔依常禮也已祥則除不禫者前月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之時而除喪謂練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祥時除喪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爲思念情深不忍以經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爲思念情深不忍頓除故有禫也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

盧植曰謂逢變三年後乃葬者

虞祔後必行小祥大祥祭也

王肅曰不同者異月也謂葬後一月練後一月大祥也除重服宜有漸間一月若異時矣故言不同時者但不同月耳

方慤曰未葬則雖期未可祥必待葬畢而爲之故曰再祭必有漸焉故不可同時也

馬晞孟曰祭不爲除喪而除喪者必因祭焉以祭爲吉而除喪者所以從吉也夫練祥之時既已過矣而猶爲之再祭以存親之禮不可廢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者以其存親之節不可忘也祭不同乎時而除喪者亦不同乎時則除喪也從祭也可知矣

通典晉杜元凱云自天子諸侯以下若赴時速葬則赴虞至於卒哭必須其哀殺也若過時不葬則以麻終喪而除至葬復脩服既祔明一月練而祭又明一月大祥而祭必再祭者象本當再歲故也若二十五月而葬則便祥除不復練也東哲問步熊曰三年喪不葬五年後復葬當練否熊答曰禮云練祥之閒必異月與此同也袁準正論曰先儒以爲再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不應服禫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禫在喪終不在早晚故宜禫不宜祥虞喜釋疑曰若如鄭意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此則葬至祥合爲三月適足爲一時何得言不同時而除練祥皆周之正數再祭當爲練祥不得闕而用禫又案袁準云有練無祥失之矣鄭玄言練祥是也子謂喪服既終葬已踰月然猶再祭者

存其大制耳此二祭蓋同日而異時時謂日也非三月之時禮亦有一日再祭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王薈問范甯曰人有父在遭母喪十七月乃得葬便當頓除更復練祥邪答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練祥之祭也主喪不除未葬不變也十七月既祥卽除服不禫可知也○宋庾蔚之問答曰有葬在小祥之月此月復有虞祔之禮便用晦祥於禮爲速此與久喪復異取後月祥練於情允否答曰三年後葬祥不在葬月耳今未爲絕久祥理取後月也又問曰葬與練祥三事各月猶未足申漸殺之情況乃練祥三變而可共在一月邪虞喜之言不近人情盧鄭王皆以此不同時日良有由也言各有當亦不嫌同辭春夏秋冬旣各爲一時一日有十二時然十二月何爲不得各爲一時之言也

舊唐書席豫疾篤謂其子曰吾亡三日斂斂日卽葬勿更久留貽公私之煩家無餘財可賣所居聊備葬禮人嘉其達

開元禮速葬者速虞三月而後卒哭（謂不及期而葬旣葬卽虞以安神卒哭之祭待哀殺）父母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其安神則依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爲練祭祥而卽吉無復禫矣其未再周練祭練之後月爲祥祭祥而除之皆無受服至葬乃反其葬者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必練祥禫者明深哀不可頓除故爲之漸以安孝子之心禫一月者終二十七月之數）久而不葬者皆變服唯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數而除之皆無受服至葬乃反其服虞則除之若亡失尸柩則變除如常禮

張子曰今人多歷年所而葬者亦當用改葬之服蓋古者未葬則主人不除今旣除之矣則猶當從改葬服禮改葬服緦久不葬者似難爲虞祭以其無几筵也三日而省墓可也

王廷相曰有故過期而葬者其禮何如曰未葬不可變服斬衰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次月練又次月小祥其大祥仍依再周之禮禫亦如之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次月練又次月爲大祥終月而禫卽吉矣速葬者何如也曰葬之日卽虞三月而後卒哭哀不可遽殺也祥禫皆如其期焉

政和禮凡父母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大祥取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爲大祥祥而卽吉無復禫矣其未再周葬則以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若再周而未葬則俟已葬而後除服

義門鄭氏家儀古者三月而葬或踰月前期擇地之可葬者或依祖墳而祔者世俗信陰陽之說先擇山地以風水雄結龍虎環衛以爲子孫富貴之兆又多不同猶豫狐疑又惑年月不利或至踰年多至二三年不葬者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殊不知入土爲安古人云求滕公之佳城須積叔敖之陰德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尸棺暴露而求安樂邪悖禮傷義無過於此

顧涇與陳確庵先生論服除葬親書嚮者涓父死踰年而葬爲營宅兆故也已而涓母死貧不克葬於茲九年矣比來有風鶴之警將稍貸以襄事而不知其何服先生今之知禮者也吾黨之所依歸今遠客徽歙不獲摳衣親問敢以書質之先生而并述所聞焉昔儒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雖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石渠禮議亦云雖過期不葬于

義不可以除蓋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未有過期而不葬者也過期而不葬謂之不能葬不孝莫大焉故曰聖人不爲服制不著之於經卽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服不變所以深致戒懼不敢久而不葬也世道之變事與古異往往惑青烏家言拘以陰陽吉凶畏忌服除而後葬者多矣其點者則又以欺於人曰吾有所期也將以顯榮吾親也貧者期富焉賤者期貴焉而卒不能得或遠至數十年或兄委諸弟父委諸子暴棺曠曠而不克葬要所謂未葬不變服主喪者不除今之人其有能行之者乎及至葬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什常六七而復爲之重服者什亦三四涓也不孝之罪無可解免而於二者之服竊有所未安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檀弓曰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以爲喪至於葬則親已之幽有神道焉故以弁易冠以葛易麻不敢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緦此而言吉服者是以無服送至親其非禮也明矣張憑有云襲吉服以對棺椁非孝子之所安也重服者旣遠而純凶以葬又安知非禮之訾乎孔子曰君子禮以飾情又曰與其不當物也甯無貧言若但服衰於身而無哀戚之情不如無衰夫旣遠而葬則其哀已殺而徒飾以重服不亦虛乎今請慢改葬之例而服總此亦爲人子者之所以著其情或庶幾亡於禮者之禮也雖然葬遲之請改葬與未葬者有異則似總亦未盡合於禮無乃別有所宜服而舉世無有知之者乎先生撰之於古酌之於今挈卽示及以便適從且使今之人有所取則幸甚

陳剡答顧生書年久而葬者用改葬之服嶽崇已有是說斟酌輕重最爲得情理之中比年以來見足下身無衰麻之服面蘸悲慼之容恒歐涎宴輒避絲竹若居心喪者然不佞每察而怪之今請來書始知足下之用意固有在也以視世之漠視親柩久而不葬者何可同年而語哉

喪不相待

南齊書昌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問王

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盧堊相開玄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不儉曰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盧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絰永服以窮生吉繼長絕於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徙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期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實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適庶庶子在家亦不待適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適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宜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司徒褚淵等二十八並同儉議爲允請以爲永制詔可

陳書高祖永定中沈洙爲散騎常侍時有司奏前甯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

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卽是再
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內外卽吉爲待
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衞
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
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
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昏嫁此於
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
詳議沈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
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
其餘謂旁親如鄭所解眾子皆應不除王衞軍所引此
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尸柩葬禮無期
時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
於寇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脩之祖王華

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並變禮之宜
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關故
事在此國內者並應釋除衰麻毀靈祔祭若喪柩得還
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絕域情禮
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甯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
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沈議奏可

朱子語錄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
之

在外聞喪有先後也

開元禮兄弟各處異方而父母喪各依聞哀日月而除

金革奪情

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禮與初有司與注疑有司初使之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

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注疑禮當有然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疏子夏以親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無敢辭辟爲是禮當然與爲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孔子既答夏商殯葬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禮子夏見周世金革無辟謂其禮當然故再問之伯禽卒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則更無所爲直會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言不得此禮也案周公致仕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

吳澄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蓋此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辟也

喪大記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疏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禮故從權事弁絰帶者弔服也卒哭則有變服今有事不得服已變服而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也此言服弁絰則國君亦弁絰國君言服工事則此亦服閔事也弁絰言弔服帶謂喪服要絰明雖弔服而有要絰異凡弔也

徐師曾曰愚案曾子問云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豈有既葬政入以下諸事乎此後儒附會之說以便季世奪情之私非禮也若魯公伯禽之事又須別論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奪我也注奪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注晉文公未葬故襲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注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

公羊傳宣公元年夏晉放其大夫晉甲父于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注是猶是爲然則何言爾近正也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注曰無去是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注聽君不去衛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注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入宗廟君放正同故引同類以相發明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

卽人心 注旣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卽近也退而致仕 注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孔子蓋善之也 注善其外得事君之義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訕其君也

三國志虞翻傳翻會稽餘姚人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

宋書王誕傳誕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宋武帝伐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衰從行

魏書陽平王頤遭母喪詔還侍臣以金革敦諭旣殯而發

南史程文季傳父靈洗卒起爲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

隋書禮儀志凶服不入公門期喪已下不解官者在外曹禫緣紗帽若重喪被起者皁絹下裙帽若入宮殿及須朝見者冠服依百官例

唐六典凡凶服不入公門遭喪被起在朝者各依本品令狐熙傳熙丁父憂河陰之役詔令墨衰從事

著淺色紬縵周已下黲者朝參起居亦依品色無金玉之飾起復者朝會不預周喪未練大功未葬則亦準此例

唐書董晉傳金吾將軍沈房有期喪公除常服入閤帝疑以問晉對曰故事朝官期以下喪服紬縵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顚仆在式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含香老萊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紬縵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閤官每趨走期以

下喪不得以黲服會令羣臣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晉而復

五代會要後唐應順元年閏正月十六日敕凡在苴麻並須終制比緣金革遂有奪情示以移忠藉其陳力其內諸司使副帶西班正官者宜候過卒哭起復授官不帶正官者及供奉官殿直承旨等宜遇卒哭休日赴職其有帶東班官者祇以檢校官充職服闋日加授前職

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幞頭黲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爲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不佩

宋史余靖傳靖丁父憂會儂智高反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商事就喪次起靖爲秘書監知潭州

欽定四庫全書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兼教習庶吉士 臣秦蕙田 統志館副總裁明史總裁 臣徐乾學

變禮六

改葬

公羊傳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疏桓十五年經書三月己未天王崩何言未有言崩者正以此年事不相接故也宣二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經卽書其改卜此若改葬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乎其改卜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嫌卜前口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傳必知改葬者正見春秋說云恆星不見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之文故也言改葬服輕者卽喪服云改葬緦是也言不當月月者欲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文也言時無非常之變者卽決禮有非常之變者將亡失尸柩之時改葬也言榮奢改葬者卽春秋說云恆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之文也若然案春秋說改葬在恆星不見之後卽宜在七年之末而在三年者宋氏云七年恆星不見夜明正由今日榮奢改葬故由此之故惡而深錄之也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重錄失時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非彼之類而得書者欲見諸侯當有恩禮故也

穀梁傳改葬也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疏傳云改葬而葬之者以經

不言改故知非改葬也傳言改者以見喪踰七年已行吉禮今始反服喪服故謂之改葬又感精符云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棄叔改葬桓王冢者麗太甚如識之言則改葬桓王在恆星不見之後故范謂此時非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注緦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各從本服唯輕言緬緦也○疏喪服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改葬之禮總者舉下以緬上也不謂改葬桓王之時唯服緦者五服之下故傳云改葬之禮緦麻是也江熙以為改葬之禮其服唯輕故云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證唯輕耳知天子諸侯易服而葬者檀弓云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玄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絰凱虞卒哭乃服受服也變服者謂未葬以前服麻葬則易之以葛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注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非人情也**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為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注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亂可知**不志崩則亂可知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下也**注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亂可知**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乾學案儀禮禮記但有改葬服制而無改葬

儀注開元政和諸禮有之故今採其說為改葬篇而前代諸儒有言及其禮者各以世次相列云

鄭玄儀禮改葬緦注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賈公彥疏案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大斂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太牢可知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輴軸大夫已上用輇不用輴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

通典吳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緦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邪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斂奠士大斂特豚

從禰廟朝祖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莫用特豚天子太牢諸侯少牢（此條與儀禮注疏已見十五卷中前士服此士制故不嫌複耳）

改葬反虞議晉尚書下問改葬應虞與不案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緦既虞而除之傳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祔於廟不得但虞而已國子祭酒荀訥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謂當韓斟問賀循曰案傳純曰問鄭氏改葬三月又譏王氏以既虞爲節云改葬之神在廟久矣不應復虞見府君所答惟云宜三月謂王氏爲短鄭爲長而不答應虞之義此爲應虞不也循答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冢從墓至墓皆設奠如將葬朝廟之禮意亦有疑既設奠於墓所以終其事必爾者雖非正虞亦似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宮耳故不甚非王氏但不許其便除然禮無正文是以不明言也殷仲堪問范甯曰荀訥議太后改葬既據言不虞朝廷所用賀要記云三月便止何也甯答曰賀無此文或好事者爲之邪不見馬鄭賀范說改葬有虞神已在廟虞何爲哉吳射慈答徐整問改葬虞曰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宋庾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窆而奠事畢而祭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遣奠也

世說新語衛洗馬（玠）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玠別傳作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南史劉苞傳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

北史吳悉達兄弟三人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及長報仇避地永安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以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舊唐書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

顏杲卿子泉明求其父尸於東都得其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袁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尸果無一足即日與履謙之尸各爲一柩扶護還長安初履

謙妻疑夫柩斂衣儉薄發棺視之一與杲卿等履謙妻號踊感歎待之如父

開元禮三品以上改葬儀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卜宅將改葬者吉服卜宅兆其餘如葬卜宅兆之儀先於隧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幕南向開戶○啟請其日內外諸親應集者皆至墓所各就便次主人妻妾子子俱縗麻服餘周親以下皆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哀卑者皆拜○開墳祝立於羨道南北向內外皆哭止祝三聲噫嘻啟以開墳改葬之故其意敘改葬所由之事隨時爲之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別所掌事者開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舉柩掌事者設席於幕下舉柩出置於席上內外俱從柩哭於幕所主人以下柩東西面主婦以下柩西東面俱南上丈夫周親以下於

主人東北南面西上婦人周親以下於主婦西北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主人東南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尊者半）國官於帷門外之東北面西上（六品以下無國官以下儀）僚佐於帷門外之西北面東上皆舒席爲位○奠祝以功布拭棺改加新褚設洗於幕西南隅罍水在西加勺幕篚在洗東南肆實巾二爵一於篚加幂設席於柩東設啟奠於席上設醴酒之罇於饌南主人詣罍洗盥手洗爵進酌酒奠於席前興少退西面再拜內外卑者俱再拜少頃徹奠○升棺車既奠進轜車（六品以下柩車下準此）於帷門外南向掌事者升柩於轜車遂詣施設所內外俱哭從掌事者先設牀於幕下有枕席周設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於柩東婦人於柩西俱立哭掌事者舉柩降柩置於輴入設於牀東（若於墓所即斂初奠訖不進轜車設牀於柩東而加枕席遂舉尸以斂之）舉尸出置於

牀南首柩初入定內外就位哭如墓所之儀○斂陳衣於墓東帷內明衣裳及上服各一稱西領南上冕（六品以下則弁）（若冠）具（衾以黃爲表素爲裏）導（簪纓在北內喪則花釵衾一）東兩甒醴酒柩初至幕下舉尸於牀主人眾主人稍（六品以下則弁）仍西向妻妾女子子稍退仍東向遂斂丈夫加冕（若冠）婦人以花釵又覆以衾主人眾主人妻妾女子子哭斂將訖掌事者以棺入設於西廂藉以席於棺入內外皆止哭置棺定乃哭舉者四人入舉牀男女從奉之舉尸斂於棺乃加蓋覆以衾設帷於棺東內外就位哭如初○奠既斂祝執巾几席入設於柩東右几加以巾掌事者設罍洗於幕西南隅如初祝以饌升設於席前施設訖執饌者降出相者引主人盥洗酌酒進奠於席前興少退西面再拜內外卑者皆再拜訖主人以下各

退就位俱坐哭○設靈既斂設靈於吉帷內幕下西廂東向施牀帷屏凡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皆如平常○進引前一日之夕掌事者進輀車於凶帷外六品以下進柩車於帷門當門南向其下帳明器及苞牲等輿陳於輀車前少西東嚮一鼓爲一嚴六品以下無鼓但量時而已陳靈車儀仗如常在陳車嚮少頃搥二鼓爲再嚴侍靈者俱詣靈所腰輿威儀入陳如常進靈車於帷外南向少頃三鼓爲三嚴掌事者入徹饌以出內外皆興立哭於位執披紼者入以褥障柩執披紼者各進執鐸者各入夾於柩前東西相向執纛者纛下準此六品以下無立於鐸南執銘旌者入立於纛南北面諸執披紼鐸旌纛者皆布深衣介幘六品以下則執銘旌者立於柩前近南面餘同○告遷三嚴訖祝帥腰輿入詣靈座前西向告曰以今吉辰用卽宅兆少頃退若內喪女祝迎之執紼者引輀車四品以下無

紼輦車但將舉柩皆振鐸而已旌先纛次鐸次輀車次引輀初動執鐸者皆振鐸每振鐸先搖之搖訖三振之其持翣者常以翣障柩於輀車進執鐸者夾左右每曲及進止皆振鐸內外俱從柩後柩出到輀車後執紼者解紼屬於輀車設帷帳於輀車後掌事者升柩并柩○哭柩車位丈夫俱立哭於輀車東重行西面婦人哭於輀車後重行東面俱南上外姻丈夫哭於輀車東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婦人哭於輀車西南重行北面以東爲上國官哭於外姻之東北面西上僚佐哭於國官之西北面東上立定六品以下無國官○設遣奠設遣奠之饌於輀車東置設訖相者引主人酌酒進奠於席前興少退西面哭再拜內外皆哭卑者再拜若食頃徹之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七苞四品五品則五苞六品以下則三苞載於輿以之墓○輀車發既徹奠吉凶儀仗依式進

引靈車動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則既啟奠吉凶威儀依式進引）主人眾主人以下皆以次步從哭於柩車後妻妾女子子以下皆步從哭於丈夫之後障以行帷轜車去停所三百步親賓有還者弔哭如別儀辭訖進引尊者乘車馬從柩更哭不絕聲○宿止掌事者先於宿所張吉凶帷幕吉帷在左凶帷在右將至宿所尊者俱下車馬步哭靈車到帷門外迴車南向祝帥腰輿詣車後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輿出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柩車至於凶帷內外哭於柩車所其位如初掌饌者進酒脯之奠於柩車東席上既設奠內外各還次更哭不絕聲及墓內外俱就位哭進夕奠如初訖內外各還次迭哭終夜及明嚴鼓內外又就位哭進朝奠於柩東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迎靈發引尊者乘車馬哭從如上儀○到墓尊

者俱下車馬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祝帥腰輿詣車後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輿退設酒脯之奠柩車至壙前迴南向內外哭位如遣奠之儀掌事者布席張帷於柩車後下柩於轙（四品以下則下柩於第上）主人以下妻妾女子子各前撫柩哭盡哀退復位周親以下又前撫哭盡哀退復位俱再拜辭執紼者屬紼於轙掌事者下柩於壙轙出既窆親賓先還者弔哭如別儀國官之長奉玄纁束帛（六品以下則掌事者奉之）授主人主人受以授祝主人稽顙再拜祝奉以入奠於柩東持翣者入倚翣於壙內兩廂執事者以下帳明器苞牲酒米等物入置於壙內皆藉以版施銘旌誌石於壙戶內置設訖掌事者掩壙戶加鑰復土既復土內外俱就靈所哭莫墓左祭后土如葬之儀○虞祭初下柩於墓掌事者具虞祭之饌設罍洗篚於靈幕西

南如常內外既就靈所哭掌饌者進虞祭之饌於靈座相者引主人盥洗酌酒進奠於靈座前興少退西面立內外皆止哭祝持版進立於靈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孝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君某氏各隨所稱）改遷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四品以下則攀號永遠無所追及餘同）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薄奠哀薦虞事于考某官封謚（姓郡縣夫人鄉酒餘同六品以下無柔毛餘同四品五品）尚饗（四品五品則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

主人哭再拜內外皆哭再拜盡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衰服著素服而還掌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改葬（凡有改葬者皆背具事由聞於官勘驗得實聽之）將改葬先於墓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幕南向開戶其日內外諸親皆至墓所各就便次主人以下及妻妾女子俱總麻服周親以下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哀卑者再拜祝立於羨道南北向內外哭止祝三聲噫嘻啟以改葬之故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別所掌事者開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掌事者設席於墓下舉柩出置於席上內外俱從哭於幕所分東西位如常儀祝以功布拭棺掌饌者設饌於柩南主人盥手以璚跪奠酒再拜訖少頃徹奠進柩車於帷門外南向升柩於車遂詣幕所內外俱哭掌事者先設牀於幕下有枕席周設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俱立哭掌事者舉柩入設牀柩東舉尸出置於牀南首遂斂如大斂之儀（如明衣裳不獫也）乃設靈座於吉帷內幕下西廂東向（施沐帷屏服飾以時上飲饘及沐如平生也）乃葬將引柩告曰以今吉辰用卽宅兆不設祖奠無反哭無方相魁頭餘如常葬之

儀既葬就吉帷靈座前一虞虞如常儀其祝辭云維年月朔日辰孝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改遷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祗薦虞事及素服而還掌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朱子家禮

邱濬曰家禮無改葬今采集禮補入

將改葬先擇地之可葬者○治棺制服（子爲父妻爲夫總麻餘皆素服布巾）具斂牀布絞衾衣（如大斂儀）治葬具（大斂衣格功布帷幕之類）擇日開塋域祠土地遂穿壙作灰隔皆如始葬之儀

祠土地

儀節（行禮者以主人主之告者吉服入）就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告者與執事者皆拜盥洗（告者與執事者俱洗）詣神位前跪（上香）斟酒（執事者一人取酒西向跪告者斟酒反注於神位前）祝（祝執版跪於告者之左而讀之）復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焚祝文

禮畢

祝文維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越幾日干支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今爲某親某官姓名宅兆不利將改葬於此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於神尚饗

前期一日告於祠堂

儀節（序立男左女右）啟櫝（出主出所當遷葬之主）參神（衆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主人盥洗　詣香案　酹酒（盡傾茅沙上）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婦點茶（畢一人跪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前　跪（主人以下皆跪）告辭曰茲以某（考妣姓）體魄託非

其地恐有意外之患驚動先靈不勝憂懼將卜以是
月某日改葬於某所敢告　俯伏興平身主人揭拜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　復位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平身　納主　禮畢
執事者於舊幕所開戶向南布席其下爲男女位次
厥明內外諸親皆至各就次主人服緦麻服餘皆素服
男子於墓東西向婦人墓西東向俱北上婦女蔽以布帷爲位哭盡哀

祝祠土地

儀節並同前　祝文俱同前但改云茲有某親某官卜宅茲地恐有他患將啟
宅遷於他所謹以清酌脯醢祗薦於神神其佑之尙
饗

啟墓

儀節序立　舉哀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墓道前　跪　焚香　酹酒　奠酒　俯伏興拜
興拜興平身　復位祝噫嘻三聲祝告辭曰某官某人葬於
茲地歲月滋久體魄不甯今將改葬伏惟尊靈不震
不驚舉哀止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哀止　禮畢各就他所男女俱
役者開墳俟開擴訖內外各就哭如初役者舉棺出置於幕下席上
祝設奠於柩前用卓子二置酒盞酒注香爐及設蔬果飯食如常儀幕所男東女西祝以功布拭棺覆以幕
儀節以下夫人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香案前　跪　焚
香　酹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少頃徹奠　詣幕所以錦衾置棺中南向遂詣幕門外垂四裔於外　執事者
役者舁新柩於幕門外柩上施薦褥褥上鋪布衾橫五直一絞上加單被被上加衣如不易棺則不設牀　執事
設斂牀於新柩之西牀上施薦褥褥上鋪布衾橫五直一絞上
者開棺舉尸置於斂牀遂斂如大斂之儀

儀節 侍者洗手 舁尸置於斂牀 安於布絞上用 結絞 先結
直者後結橫者 入棺 子孫婦女共舉尸置棺中 收斂 收錦衾之四裔垂者 蓋棺 石匠加釘訖主人仍覆以衾 舉哀 主人
主婦憑尸盡哀 徹去舊奠
遷柩舉靈 祝告曰 今日遷柩就舉敢告乃設奠 如常儀
儀節 就位 舉哀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靈輀載駕往卽新宅 俯伏興平身 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
發引 上加竹槓 男女哭從如始喪發引之儀未至執事者先設
靈帳靈座 在墓道西南向有椅桌 爲男女位次 男左女右婦西女叔以行帷 柩至 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南柩至脫
載置席上北首 主人男女各就位哭 男東女西相向而哭
乃窆
儀節 橫杠 執事者先用木杠橫次隔之上 主人輟哭 下棺 加灰隔內
外蓋 實以上一如始窆之儀

祠土地於墓左
儀節 如常儀
祝文 前後並同但改云 今爲某官建茲宅兆神其後同
既葬就幕所靈座前行虞祭 如初虞義
儀節 序立 舉哀止 降神 盥洗 詣香案
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平身
復位 進饌 初獻禮 俯伏興拜興平身
伏興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祭酒 奠酒 讀祝 俯
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亞獻禮 祭
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終獻禮 祭
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侑食 點茶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某親某敢昭告于某親某
官府君新改幽宅禮畢終虞夙夜靡甯啼號罔極謹

以清酌庶羞祇薦虞事尚饗
祭畢徹靈座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緦麻服素服而還
告於祠堂
儀節（從前同但改）告辭曰孝孫某今以某親某官（體魄託非其地）已於今月某日改葬於某所事畢敢告（餘並同）
朱子曰改葬須告廟而後告墓以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當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卻出主於廟
（呂坤曰遷葬非得已也窴於水則遷槨於客土則遷必爲城郭道路則遷先貧賤後富貴合而窆之也則遷凡以爲死者也非是則否）
明會典凡有改葬者皆具事因聞於官勘驗得實始聽之將改葬先於墓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幕開戶向南其日內外諸親皆至墓所各就便次孝子以下及妻妾女子子俱緦麻服周親以下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

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哀卑者再拜祝立於羨道南北向內外哭止祝三聲噫嘻啟以改葬之故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別所掌事者開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掌事者設席於幕下舉棺出置於席上內外俱從哭於幕所分東西位如常儀祝以功布拭棺掌饌者設饌於柩南孝子盥手以醆酌奠酒再拜訖少頃徹奠進柩車於帷門外南向升柩於車遂詣幕所內外俱哭掌事者先設牀於幕下有枕席周設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俱立哭掌事者舉柩入設牀柩東舉尸出置於牀南首遂斂如大斂之儀（如不易棺）（則不設牀）乃設靈座於吉帷內幕下西廂東向乃葬將引柩告曰以今吉辰用卽宅兆不設祖奠無反哭無方相魌頭餘如常葬之儀既葬就吉帷靈座前一虞虞如常儀其

祝辭云維年月朔日辰孝子某敢告于考某官改茲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甯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祇薦虞事尚饗孝子以下出就別所釋縗服素服而還掌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附錄 通典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晉王澹王沈與李夫人沈祖母 是時亡母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得嘗藥而婦宜親侍疾而不得臨終手書責遣載病大歸 謂被遣還本家也 遂至殞亡東郡君後深悼恨之慈妣存無過其叔征南將軍昶書曰亡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東郡君 案東郡君沈父初到官而李夫人亡 行沒荷出名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乞迴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蠲亡靈無負之恥博士薛謂議以為春秋原心定罪仲尼稱父有爭子然則定罪不可以不原心為子不可以不爭爭來書云尊親以不幸遘疾不任理喪禮疾則飲酒食肉蓋急於性命而權正禮也夫厚養忘哀禮之所許況尊親嬰沈篤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倘使曩時家有壯子明證本末直道而爭豈令慈母以非罪受不義哉考諸典禮稽之原情其昭告先靈 先靈東郡君 還安兆域使嚴父無違理之舉慈母雪沒代之恥不亦可乎沈重與叔昶書述薛議其叔答許之沈祭先考東郡君文云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沈亡母郭氏恪勤婦道齊孝之節克順於先姑天降氛氣雁門太夫人遘疾歷旬郭時又遇篤疾弗獲嘗禱夫人不幸遂至殞沒烈考卒承大變憂慟荒迷未詳聽察謂郭供養有闕遂載病大歸尋便殞亡遂使烈考深用悼恨澹及沈仰惟烈考舊心鑒亡妣

素行不迎之議考禮度哀未及施行澹不幸天沒沈敢
述澹意謀之通儒咨之邦族咸以為亡妣宜時改葬沈
轉受命於征南君（謂叔祖）謹詣鄰迎郭靈柩以某月日安厝
庶順烈考之舊心全祖親之慈愛者也

元史諸官吏遷葬祖父母給假二十日並除馬程
日七十里限內俸錢仍給之違限不至者勒停○至元
二十七年議祖父母父母喪亡幷遷葬者許給假限其
限內俸鈔擬合支給違例不到停俸定罪

明會典洪武間定內外官吏給假遷葬者俱自行具奏
取自上裁如準吏部覆奏量地遠近附簿定限行移應
天府（今在京行順天府）給引照回仍行體勘至期各還職役不在
作闕之數如違限日久不到者就行提問○隆慶五年
議準兩京給假遷葬官員俱要該衙門掌印官勘實代
奏方準題覆放回○六年議準如遇掌印官無人代奏
者徑自奏請○嘉靖三十四年議準遷葬官員照養病
事例作闕放回待事畢具文起送如違三年之上亦照
養病例革職○四十三年題準給假遷葬者須三年考
滿之後方許具奏

父母不知存亡子行喪服

晉書李胤傳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祖敏漢河內太守
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敏乘輕舟浮
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
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
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
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
室恆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有識之

後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

乾學案敏之清信之孝皆千古奇節不多得是父是子異哉而信始不娶既制喪乃娶生子則又心喪終其身可謂仁至義盡者矣

通典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否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玄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晉博士徐宣瑜云君亡宜從公羊窮舟車人履所至不得者案世子即位鄭玄注云君父亡令臣子心喪終身深所甚感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謂從玄心喪可也苟組云至父年及壽限中壽百歲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爲長禮無終身之制

乾學案此條當與居喪昏嫁篇參看

父母乖離知死亡及不知死亡服議晉蔡謨曰甲父爲散騎侍郎在洛軍覆奔成皐病亡一子相隨殯葬如禮甲先與母弟避地江南聞喪行服三年而道險未得奔墓而其弟成昏或謂服可除不宜以昏者謨以爲凶哀之制除則吉樂之事行矣且男女之會禮之所急故小功卒哭可以娶妻三年之喪吉祭而復寢魯文於祥月而納幣晉文於未葬喪而納室春秋左氏傳曰婦養姑者也又曰娶元妃以奉粢盛由此言娶妻者所爲義大矣所奉事重矣又夫冠者加己之服耳非若昏娶有事親奉宗廟繼嗣之事而冠有金石之樂昏則三日不舉金石之樂孰若不舉之戚加已之事孰若奉親之重今譏其昏而許其冠斯何義也不亦乖乎○又曰或疑甲

省墓稽留者諭以爲奔墓者雖孝子罔極之情然實無益之事非亡身之所也故禮奔喪不以夜行避危害也今中州喪亂道路險絕墳墓毀發名家大士皆有之而無一人致身者蓋以路險體弱有危亡之憂非孝子之道故也而曾無譏責何至甲獨云不可乎且甲尋已致身非如不赴之人也塋兆平安非如毀發之難也又是時甲母病篤營醫藥而不可違闕侍養投身危險必貽老母憂勤哉昔鄭有尉止之亂子西子產父死於朝子西不儆而先赴見譏於典籍子產成列而後出見善於春秋此經典之明義也案吳雷恩進參太傅軍事亡在新汲爲賊焚燒失喪其子不得奔迎案禮云久喪不葬主人不變者謂停柩在殯者耳不得施於所聞左丞熊遠啟云父母死河北賊中如襄國平陽可依此制若王

化所被人迹所及可往而不往非以篤孝道也詩人喪馬猶求之林下不得漫依東關尋求唯桓陵不往求宋岱不迎母並加清議今其爲制且有準則又司徒李胤祖父敏浮海避公孫度不知存亡尋求積年不得胤父見鄉里與父同年者亡乃制服徐景山勃娶而生胤劉智釋疑曰遇亂離析計父母之年已過百年可終卒矣而不得音問計同邑里同年者於其死日便制喪服或以爲終身或不許者如何智答曰父母生死未定則凶服不宜在身繼祀爲重然無哀容得以不孝議之處厭降不得服其親而哀情至者吾得以孝篤稱之雖處喜通疑云或以當終身服喪如是曾閔所能僅行非凡人所逮也謂宜三年求之不

得乃制服居廬祥禫而除孔衍乖離論曰聖人制禮以爲經常之教宜備有其文以辨彰其義即今代父子乖離不知自處之宜情至者哀過於有凶情薄者禮習於無別此人倫大事禮所宜明謂莫測存亡則名不定名不定不可爲制孝子憂危在心念至則然矣自然之情必有降殺故五服之章以周月爲節況不聞凶安得過之雖終身不知存亡無緣更重於三年之喪也故聖人不別爲其制也御史中丞劉隗奏上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榮官歡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征南大將軍王敦上言自頃中原喪亂父子生乖或喪靈客寄弃迎阻隔而皆制服將向十載終身行喪非禮所許稱之者難空絕聘娶昔東關之役事同今日三年之後不廢昏宦苟南北地絕非人力所及者宜使三年喪畢率由舊典也太常賀循上尚書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蓋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蔡謨引弃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則未弃有除服之文也宜申明告下若直據東關之事非聖人所行恐不足以釋疑也循重議禮弃喪除而後歸者自謂喪葬如禮限於君命者耳若尸靈不收葬禮不成則在家與在遠俱不得除也況或必須求覓以其喪禮待己而成者邪若別以爲義未足以服人心也直以禍難未銷不可終身居服故隨時立制爲之義斷使依東關故事大將軍上事謂可從也帝告下曰若亡於賊難求索理絕者皆依東關故事行喪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也唯親生離吉凶未定心憂居素出自人情如此者非官制所裁

普下奉行中郎李幹自上父母分遊不知所在今妻亡不昏吉事不接丞相王導上幹情事難奪可更選代詔曰前敦循所奏唯聞喪不得奔者作制如李幹比竟未知之宜急議定荀組表曰有六親相失及不知父母沒地者以未指得死亡之間沒地處所情慮無異然以未審指的希萬一之存未忍舉哀則有終身之戚不涉吉事或惟一身承一宗之重傳祖考遺體無心昏娶遂令宗祀絕滅於一人及犯不孝莫大無後之罪此實難處然臣猶謂此非聖人不以死傷生之教也西路粗通久無音問殯可知矣但不了死地耳如此之徒宜以王法斷之令舉哀制服勤三年凶不過三年此近亡於禮者之禮也詔曰組所陳不知父母存亡者令行服比於有情其尚有疑然要當詳議此理令可經通不得以難安

隱而直爾置之皆一代事理道所宜先明杜夷議曰荀組雖慮宗胤永絕魂靈餒而莫祀亦何可不念父母之或餬口於四方或已死而不服視死猶生也或未死而服之視生猶死也恐視死猶生賢於視生猶死也且又死之與生非意所度春秋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信則傳信疑則傳疑謂此宜疑之以避不諒博士江泉議流離迸隔便令行喪案舊事未覩其例昔宰嚭致賜春秋譏其豫凶事于路赴衛仲尼雖知必死須使者至而哭之然則吉凶事大存亡應審方今王道始通各令尋求之理盡乃後行喪於禮未失虞豫議曰于當越他境以求其舟楫所經人迹所至可前而進見難而退若山川之險非身所涉雖欲沒命則孝道不全宜廢榮利之勢居憔悴之慼純慘怛之行表德義之所先也征西司馬王

愆期議今雖父子分乖存亡不定昔宋岱與母離隔吳平其母尚存推此安可必其無冀乎故先明授受不廢謂宜使昏宦及時也孫綽議云三千之責莫大於不祀之痛必俟河清而昏或有絕嗣之門矣虞譚議曰諸失父母者疑行服之制以禮除喪而歸未奔者無不除之制若廢祭絕嗣皆不可行宜詳條制萬代可述蔡謨議父子流離存亡未分吉凶無問人迫不可終凶宜制立權禮其過盛年之女可聽許嫁其男宜尋求理極道窮仍得聘娶魯文公以大祥之月納幣於齊春秋善之傳曰孝也今乖離之子不廢昏禮而末俗多有歡晏之會致貽譏議以成疑惑今慎行之士吳知所從求下禮官考詳永爲典式博士環濟議曰春秋之義納室養姑承繼宗祀聘納事在可許仕進須停

清平 賀循一段又見晉書禮志不重出

晉書禮志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親陷沒寇難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庶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之外便宜昏宦胄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書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迹者便宜制服

謝尚傳康帝時爲司徒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之云二親爲戎狄尋求之理絕三年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昏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禮開通弘勝如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昏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

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
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倫薄之門而長流弊
之路或有執志邱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
風尚而況台鄴履感之人勉之以勞貴郎
南史孝義傳華寶無錫人父豪晉義熙末成長安年八
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冢長安陷寶年至七
十不昏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忍答也
王文殊傳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魏文殊思慕泣血
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縗而已不交人物歲時伏
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三十餘年太守孔
琇之表其行詔榜門改所居為孝里
崔懷順傳懷順清河東武城人父和魯郡太守宋元
嘉中為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聞父見擄即日遣

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郁利後仕魏書
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從叔模為滎陽太
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昏宦太明中懷順宗
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郁利模並力
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
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秦始初淮北人
魏懷順因此歸至代都而郁利已卒懷順絕而後蘇載
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
孝感
舊唐書皇甫無逸傳父誕隋幷州總管府司馬仁壽末
漢王諒於幷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為諒所殺無逸時
在長安聞諒反即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
人生平徇節義既屬亂常必無苟免尋而凶問果至在

喪柴毀過禮

路隨傳隨父泌陌蕃之歲隨方在孩提後稍長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號坐必西嚮饌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

乾學案附錄諸條乃人子處變之禮也遭時喪亂父子離隔不知存亡者世所時有故備列故事俾人子不幸而遘此者有所折衷焉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變禮七

親柩被焚重行喪禮

柴紹炳曰里有新喪而家人失火者并其父棺燔焉議者曰於律當坐大辟解之者曰此人子不幸而爲法受惡者也於是里之人將有聞而致難者子曰嘻烏有是哉先王之制律禮相爲表裏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也故情有大惡而悖禮施於尊親者乃加重辟若夫失火焚父棺而力不能救此在人子之心誠爲創鉅痛甚幾無所自容於天地然原其情則非有大惡而故爲悖禮者也坐以昧死豈爲平允邪夫火與水等耳脫有奔喪扶柩取道江河或遭風波覆溺

之累至遺骸不免終無執其子而加刑者何則禍生於不測非人所能爲也且人子於父母事死如生故居喪者寢苫枕凷不離柩側週鄰警則匍匐呼號移柩爲先若乃火起室中倉卒焚灼左右無所助雖有曾閔之孝叩頭籲天萬不一省豈能肩負黃腸而出諸烈燄中哉當此時欲責其以身徇之抑又不可古有赴火而救生父者無赴火而殉殯宮者禮言之毀不危身無救於逝者而令先人之遺體俱燼雖孝而實愚矣然則謂火焚父棺坐子大辟果出何典邪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傳者謂止不嘗藥也歐陽子非之以爲不嘗藥小失弑君大惡聖人刑書必無以大惡加小失者今焚棺而遽當以大辟則原情失中春秋之法如是乎案律有子孫於祖父冢墓穿穴棄

狐至焚棺尸者坐絞此於禮悖而情恣其事近於故矣故立法示警未會以朽骨未滅焉若夫火與彼殊科蓋焚棺棺一也而情則可原得已與不得已也或又曰人子於此情固不得已而律之所當寬矣然處禮之變奈何子謂擗踊哭泣毀容輟食如親初死三黨爲之奔視佐孝子就火所拾骨改斂復設幕而受弔焉殯葬之儀如常不改庶乎其亡於禮之禮也

亡失尸柩

通典父母死亡失尸柩服議後漢桓榮問氾閎曰久喪不除者爲當眾子盡然邪故質焉爾答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尸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駮異義之事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

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閣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曰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閣又覆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適子不除耳○晉劉智釋疑云問者曰久而不葬喪主不除若其父遠征軍敗死於戰場亡失骸骨無所葬其服如何智云此禮文所不及也以理推之凡禮使爲主者不除不謂衆子獨無哀誠以既變人情必殺喪雖在殯不爲主者可以無服然則爲主者之服何以哀獨多也以喪柩在不可無凶事之主故也今無所葬是無尸柩也凶服無尸則爲後者宜與衆子同除矣訖葬而變者喪之大事畢也若無尸柩則不宜有葬變寒暑一周正服之終也是以除首絰而練冠也亡失親之骸骨孝子之情所欲崇也可令因周練乃服變衰絰雖無故事而制之所安也

墓毀制服

迪典父母墓毀服議東晉大興二年司徒荀組表言王路漸通士人得視冢墓多聞舊問朝野所行不同或有重制斬杖者復有制齊衰三月緦麻三月者有直素服盡哀者人生不同性有厚薄是以聖人制禮居中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臣謂墓毀之制改葬緦麻當包之矣鄭康成王子雍皆云棺毀見尸痛之極也今遇賊見毀理無輕重也以禮無明文行者致異臣以爲宜使明禮大臣議爲正制詔司徒表禮雖無墳墓毀廢正文然依附名例不爲無準吾謂改葬緦通制也已脩復不臨尸柩素服可也而士大夫率意輕重不同其下太常議定國子祭酒杜夷議墓既脩復而後聞問宜依春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博士江淵議凡所以改葬者必由邱

墓崩壞露殯其痛一也愚以爲發墓依改葬服緦三月
漢時有盜高廟寶器者達理之士以爲其罪輕於盜長
陵之土雖同主於敬事實有異愚以爲墓毀更復不應
比廟災而不行服也侍中黃門侍郎江啟表案鄭玄云
親見尸柩不可無服如鄭義以見而服不見不服也司
徒臨潁前表改葬之緦不以吉臨凶今聽其墳墓毀發
依改葬服緦麻不得奔赴及已脩復者唯心喪縞素深
衣白幘哭臨三日孔仰墓毀論曰案禮聖人制殯葬之
意蓋以死者不可復存而孝子不忍棄其親故爲棺槨
葬埋推其本心固在不忍棄之中爲禮節以順孝子情
耳原聖人之意蓋以無知處形骸故以幽閉長久爲安
以有知爲神靈故以清陽博廟尊嚴爲顯尊嚴故可脩
潛隱故不犯比之邱陵同之白然而不敢脩若遇寇發
露可以補復其外而不可改內哭泣之日以事訖爲節
故廟災有三日哭之文墓毀無制哭之日竊推夫理恐
不加異於廟災也苟以無知處之則雖加開發不能益
死者之苦但人情不忍見聞況聞之日有哭泣五日
或十日過者不足衰不及不足貶故聖人不爲之禮○
永和十二年脩復峻平四陵大使開陵表至至尊及百
官皆服緦尚書符問皇太后應何服博士曹耽胡訥議
爲人後者爲之子元帝繼武帝於景帝爲曾祖禮爲曾
祖後斬衰三年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斬衰則無齊皇
太后宜正服斬衰改葬當緦鄭注止於臣子妻王氏通
謂三年者王氏近情則宜緦領國子博士荀訥議如鄭
玄注則皇太后不應有服緦謂今皇太后上奉宗廟下
臨朝臣宜有變禮不得準之常制太常王彪之上言二

學博士荀訥曹耽等議如臣雖與之同議議各有辭太
后臨朝稱制體同皇極則亦宜服緦議有二君之嫌尚
書范汪亦同彪之云太后臨朝君禮有何不盡而若何
疑於服遂上皇太后緦服○或問曰曾祖墓從祖墓毀
發哭制云何范宣曰禮不見在遠直聞墓發制唯經見
改葬緦此施臣子妻是承適者當依此禮非適有降但
三日哭從祖一日哭可也○宋庾蔚之謂人子之情無
可輟聖人以禮斷之故改葬所服不過於緦緦服雖輕
而用情甚重意謂聞其親尸柩毀露及更葬便應制服
奔往縱已脩復亦應臨赴苟塗路阻礙猶宜制服緦依
三月而除豈可以不及葬事便晏然不服乎
晉書禮志建武元年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
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

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爲審由此邪天下
有闕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禮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
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經而服金革
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
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
而以理閡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
外內羣臣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於是太宰
西陽王羲司徒臨潁公組驃騎將軍都邸子導侍中紀
瞻尚書周顗散騎常侍荀邃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
爲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
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
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
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當志家巷也以爲

誠宜如明詔於是有司奏曰案如眾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殲於寇害死亡漫於中原而繼以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禮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皆如東關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

南史江泌傳泌母墓為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繼之以血

隋書禮儀志梁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埏門蕭子晉傳重咨禮官何佟之議以為改葬服總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不及於椁可依新宮火處三日哭假而已帝以為得禮

王廷相喪制服說父母之墓崩毀或盜發露柩體脩之宜何服曰此痛之甚者也可無制服以臨之乎禮無正文以義而起亦可也改葬禮緦其服雖輕而用情甚重脩墓吏葬其事體均制緦禮也

滴血驗骨

南史孫法宗傳法宗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舉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椁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尸不測入海尋求閭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

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脈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絰終身常居墓所

梁書蕭綜傳豫章王綜高祖第二子也其母吳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每出藩恆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及出爲南兗州刺史遂舉鎮降魏改名纘追爲齊東昏侯服斬衰

舊唐書博州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郡西爲亂兵所害少玄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尸以葬時白骨積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霑父骨即滲入爲少玄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以葬盡體病瘡歷年方愈

烏斯道丁孝子傳孝子名鶴年西域人元末居武昌淮兵之亂避地浙東越十載告牒還武昌生母馮阻絕病瘵東邨廢宅中慟哭行求夢其母以告嚙血沁骨斂而葬焉

乾學案刺血之說相傳已久或云朽骨久枯遇生血皆能沁入故洗冤等書生人血於水中驗亦有未可盡信者載此姑存一說可耳

後母子服前母

晉書禮志武帝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悳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爲黃門

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言疾求平議通典云後漢末長沙人王忠上計至京師值吳魏分隔忠妻子在吳身留中國爲魏黃門郎更娶妻生昌及式忠卒後昌爲東平相至晉太康元年吳平時前妻已卒昌聞喪求去官行服東平王琳上臺評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於道議宜更相爲服通典云博士謝衡云忠身不幸去父母遠妻子妻於其家執養守節奉宗祀養勞姑育稚子後得歸還則固爲己妻父既爲妻子豈不爲母昌宜追服三年守博士許猛以爲地絕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通典云博士許猛云絕有三道有義絕者犯七出也有法絕者以王法絕有地絕者以殊域而絕且夫絕妻如紀叔姬其逼矣是以禮有繼母服制無前母服制是以王法隔以殊域而更聘適室者亦爲絕應服若昌父在則唯命矣依禮記昌惟宜追服其兄耳段暢秦秀騶沖許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期爲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爲禮不二適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二適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三防妒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

適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適專堂兩婦執祭同爲之齊也通典云虞溥言臣以爲禮不二適重正也苟正適不可以二則昌父更娶之辰卽前母義絕之日固不待言而可知矣議者以昌父無絕遣之言尚爲正適恐犯禮防敎難以示後案昌父既册名魏朝更納後室豈得懷舊君於江表存外妻於讎國乎非徒時政之所禁乃臣道所宜絕設使昌父尚存今始會同必不使兩妻專堂二適執祭以此驗之故知後適立宜前適廢也卽使父有兩立之言猶將以禮正之況無遣命可以服乎溥以爲宜如猛議秦秀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適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況事兄之母乎通典云博士秦秀議云案議者以禮無前妻之名依名絕之不爲之服斯乃是也今兄弟不同居而各以路人相遇其母恐一體之愛從此絕矣古人之爲相事皆如所生雖無成典期於相睦得禮意也若前妻之子不勝母之哀來言曰我母自盡禮於事夫爲夫先祖所敬享爲父志所嘉爲人倫所欽敬便迎父喪歸於舊塋以其母祔葬則後妻之子當可以據儒者之言以距之邪禮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而三年之恩使同所生矣昌父何義不令二適依此禮乎然禮無明制非未學者所敢用心必不得已與其意而絕之不若意而事之故以爲昌宜追前母三年二母之祔以先後爲敍許猛又議夫少婦稚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今妻在許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絕而何侍

中領博士張惲議黃舜不告而娶昏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爲文不殊適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適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黃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通典云侍中程咸言諸侯無更娶致夫人之制大夫妻死改室不拘立適昌父前妻守德約身幸值開通而固絕之此禮不勝情而漸入於薄也昌母後嘗本非庶賤橫加抑黜復不然矣若令二母之子交相爲報則竝尊兩適禮之大禁昔舜不告而娶昏禮益闕傳記以二妃夫人稱之明不足立正后也聖人之弘猶權事而變而諸儒欲聽立兩適竝未前聞且趙姬讓叔隗以爲內子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堂皆欲以正家統而分適妾也昌父已亡無正之者若追服前母則自黜其親文相爲報則固非適就使未達追爲之服猶宜刑貶以匡失謬況可報縗施行正爲通例則兩適之禮始於今矣開爭長亂不可以訓臣以爲昌等當各服其母者黃門侍郎崔諒荀悝中書監荀勗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爲溥駮一與之齊非大夫也禮無二適不可以竝耳若昌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荀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若昌父及二母於今竝存則前母不廢有明徵矣設使昌父昔持前婦所生之子來入中國而尚在者恐不謂母已黜遣從出母之服荀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賊曹屬卞粹議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祔於葬無竝適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沒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絕之時以爲竝適則背違死父追出亡母議者以爲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愚以爲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倉曹屬衛恆議或云適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爲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適據其相及欲令服此爲論適則死議服則生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爲地絕死絕誠無

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嵩在南爲邦族於北爲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令妻廢其適子不書姜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適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爲故當追而絕之邪黃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皆以爲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況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始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爲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嵩爲貴間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

親況於嵩之義可得以爲妻乎大司馬鬻不議太尉充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皆從主者溥又駁粹曰喪從宜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判合爲義今士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已安得自同於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爲後王法也且既以爲適後服復云爲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於葬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己開僞薄之風傷貞信之教於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據同時竝存何得爲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適合葬而前母不絕違聞喪問當復相爲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於不義貞婦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適於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於二子之心會無

恐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難以定臧否也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絕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絕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已更娶有絕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何居通典云司馬李苞議禮重統所以正家猶國不可二君雖禮文殘闕大事可知為理所絕矣適可嘉異其意不得以私善鞫察已絕之夫議者以趙姬為比愚以為不同也重耳適齊志在必還五年之間未為離絕衰納新寵於禮為慶適於義為棄舊姬氏固讓得禮之正是以春秋善之明不得並也古無二適宜如溝瘞尚書八座以為設令有人於此父為戮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養己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戚念之心殊而為之服一也又兩后匹適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禮處之也昔子思二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母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為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於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婦人奉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為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為文章草下太常報檄奉行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為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麤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楚與前妻終始永絕必義無兩適則趙衰可以專制隗氏昌為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娶二妻並以絕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興初

著作郎于寶（或以鵠休玉露載場誠齋事謂干寶當作干寶者然王元美極其援據仍作于寶故此照晉書不改爲干）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肅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羣議之紛錯同產者無適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節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憚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恆通於服絕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合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於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於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母邱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母邱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邱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母邱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縗絕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

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爲服君子以爲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適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爲妻後又娶景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適無有貴賤之差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竝列適庶不殊雖二適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爲庶母服又不成爲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傅鄭沖議曰甲失禮於家二適竝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景之子竝當三年禮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與鄭同太尉荀顗議曰春秋竝后匹適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竝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爲適後至爲庶景子宜以適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景昔屈建去菱古人以爲違禮而得禮景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

禮先後貴賤順序之義也中書監荀勗議曰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竝存蔡氏之子字元覽爲陳氏服適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覽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覽爲台宜不審此事麤相似否

成帝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訞爲妻產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訞更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訞訞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訞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適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如母事之如適故曰如母也訞

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訣始不見絕終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爲首適列名黃籍則訣之妻爲訣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禮爲繼母服而不爲前母服者如李比類曠世所希前母既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祠烝嘗未有不以前母爲母者亡猶母之況其存乎訣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冀訣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訣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卻犨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訣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爲宋伯姬也訣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爲妻妻則繼室本非適也雖

云非適義在始終甫可以訣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適後繼有自來矣眾議眩譏太峻故略序異懷亮從愆期議定

通典云倉曹參軍王羣議李氏投身於賊則名義絕矣辱身污行喪禮違義雖有救母之功宜以路人之恩相報不可以奉承宗廟嚴子不宜以母服服之李子宜以出母居之倉曹參軍虞胤議庶人兩妻不合典制裁之法則應以先婦爲主服無所疑漢時黃司農爲蜀郡太守得所失婦便爲正室使後婦下之載在風俗通今雖責戝不同猶可依準行參軍諸葛瑒議訣既不能庇其伉儷又未審李之吉凶無感離之慘使歡會納妻悖禮傷教皆此之由又訣協嚴迎李籍注二妻李亡之日乃復疑服若小人無知不應有疑及其有疑明知妻不可二生亂其名沒疑其服喪亂以來多有此比宜齊之以法尸曹掾談劇等曰奉敎博議互有不同案禮無二適之文李爲正適應服居然有定

魏書畢元實入國初娶柬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榮早卒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適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

乾學案後母之子而服前母世不經見故禮文無之然遭時仳離如王昌陳訖比者往往而有則宜制服與否亦不可以不辯故備列通典諸說使人子處此變禮者有所考鏡焉

○又案元魏故事異於朱綏伯蔡元豐甚矣

夫死受聘守志不再嫁而亡

通典寡叔母守志兄迎還密受娉未知而亡服議晉有問曰甲叔母乙寡守節十餘年其母在兄壬迎乙還家景求婚於壬壬意許定已尅吉日而乙暴亡甲應有服否裴主簿議凡秉節遂志義不二醮者固必杜漸慮始專於夫家何得假跡晨昏以之媒幣予以爲景壬交幣之辰則甲乙義絕之日許參軍駁曰乙喪夫無子勵操十載心期同穴志固金石雖潛交媒幣而乙不與知苟娉至之非我則無媿於幽明矣昔宋姬守志梁寡高行焚身毀形焉知景至之時乙無若人之絜疑必從重重則宜服予固以爲不應絕也○宋庾蔚之云甲叔母乙便是執操之人直是母欲奪而嫁之乃逆責杜漸防微古賢不足貴也許君之言當附於理

叔母寡姑遣還未嫁而亡服議晉王景平問婦人夫沒無男其姑愍其少寡欲令更出要其兄迎歸未有所適而亡伯叔之子應爲服否谷士風議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出之義今姑愍彼無嗣令還其黨欲令更出則衞莊姜遣陳嫣之比也於兄弟之家者兄弟宜服周受姑命而歸宗夫之餘親不應有服虞子卿駁曰士風所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適之義昔姜氏以殺適立庶歸齊怨咎衞陳嫣以子死君卒於禮宜歸此婦非

姜氏義絕之倫無陳嫣應出之事其姑愍其守寡欲令更適此蓋世俗之常意非教訓之道也衞共伯之妻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去就有姑命未可要謂之必出也季思龍以爲谷氏所據之徵雖失然所執之意未爲非也婦人之禮執箕帚養舅姑供祭祀者也今歸母氏闕此三事何婦禮之有姑以宜出而遣兄以可出而迎辭姑從兄是爲欲出之意定也李彦仲以爲姑有嫁婦之文故令歸母氏之黨已絕之理理自灼然

貢舉遵國喪

明科貢錄正德十六年五月先是會試取中舉人張治等三百五十名以大行皇帝南巡未經殿試至是禮部尚書毛澄等請於五月十五日引赴殿廷試策緣遇大行皇帝大喪疑照天順八年事例至日早引諸貢士於西角門行禮畢赴奉天殿前丹墀內策試十八日早仍於西角門引諸進士行禮免傳制唱名并恩榮宴文武百官各具素服侍班樂設而不作詔曰可

讀禮通考卷第一百七